

我们都是剧中人

暖冰◎著



NO.7

第七张 剧照

JUZHANG



暖冰
◎ 著

第七张
剧照

NO. 7



JUZHAO

7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第七张剧照 / 暖冰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4

ISBN 978-7-5057-2698-7

I. ①第… II. ①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3766号

书名	第七张剧照
作者	暖冰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本 15印张 236千字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698-7
定价	26.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NO. 7
剧照

Contents | 目录

001	Chapter 01	剧照谜影
011	Chapter 02	片场惊魂
027	Chapter 03	老宅传说
043	Chapter 04	人皮画像
057	Chapter 05	神秘快递
067	Chapter 06	林中男尸
079	Chapter 07	无名黑皮书
093	Chapter 08	失语症

NO. 7 剧照 Contents

105	Chapter 09	黑衣人
123	Chapter 10	墓地寻谜
139	Chapter 11	古怪阿姨
157	Chapter 12	许愿灯
175	Chapter 13	第二张脸
189	Chapter 14	深宅谜踪
203	Chapter 15	魔灯使者
221	Chapter 16	祠堂密室
235	End	尾声

深夜 10 点，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驶入了《时尚周刊》报社的院内。

车窗外雨水如注，顺着玻璃窗流泻下来，冲刷着眼前的景物。震耳的雷鸣声伴随着雨水的“滴答”声穿过无垠的黑夜，丝丝入扣地冲击着我的耳膜。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无疑为寂静的夜平添了几分阴冷而神秘的气息。

漆黑的夜空下，遥远的街灯闪烁着柔和而迷离的光芒，使眼前的这座办公楼显得异常孤独。我轻轻地拉开后座的车门，一阵冷风迎面而来，我条件反射似的打了个冷战，快速跳下面包车，钻进了办公楼里。

我沿着楼梯走上了二楼，报社的编辑部、记者部和宣传部都分布在这层楼里，不过时间这么晚了，想必所有同事都已经离开了。我朝着走廊深处看了一眼，径直走向里面的记者部。

身为《时尚周刊》文娱版的一名记者，我每天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地挖掘最新、最热的八卦新闻和文娱事件，虽然这些工作很乏味，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义不容辞的，而且为了完成采访任务，加班加点也成了家常便饭。不过像今天这样深夜单独外出采访，却还是头一回。

我的心中有一个疑问：臧轲导演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今天晚上接受媒体探班？他执导的新戏《许愿灯》一直是各大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可是这部剧已经开机半个多月了，他却始终拒绝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然而今天下午，我竟意外地接到剧组的采访通知。由于我们文娱版的摄影记者这两

天出差，我只好只身一人赶赴市郊的烟古镇，并“分饰两角”，一边采访记录，一边摄影拍照。这忙得我有些晕头转向。不过为了赶稿子，我又不得不连夜赶回报社加班。

我刚走进记者部办公室，一道闪电突然划破了静谧的黑夜，雷鸣声也接踵而至。雨滴“劈里啪啦”地打落在窗玻璃上，好似无数根纤细的手指在不停地敲打着窗子。我的心一阵莫名地悸动。雷雨交加的夜晚总是带给我一种无形的恐惧。我下意识地伸出手臂，摸索着将室内的日光灯打开。

一间熟悉的办公室立时呈现在我的眼前，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依旧紧张万分，仿佛空气中漂浮着某种不安分的东西。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走向自己的办公桌。不等坐定，我就按下了电脑的开机键，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了手提包里的数码相机。今晚探班最大的收获就是拍摄了这几张剧照。

打开新建的文件夹，精美的剧照随之映入了我的眼帘：第一张是拍摄现场男女主角在对台词，第二、三张是女主角安琪儿的上半身正面特写，第四、五张是男主角孙磊在正式开拍前走机位，第六张是臧轲导演在给一名小演员“说戏”。

虽是傍晚拍摄的，但这几张照片画面生动、质量清晰，放在报刊上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视觉效果。浏览完了这些剧照，我准备退出当前的文件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猛然发现文件夹里还有一张尚未浏览的照片！

奇怪！我明明记得当时只拍摄了6张照片，“说戏”的那张应该是最后一张，可是现在怎么又无端多出一张呢？为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呢？

我按下鼠标，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等待着答案的揭晓。

画面浮现在显示屏上，照片的背景正是剧组取景拍摄的那座百年老宅，与前几张照片没有什么出入。不过，当我的目光下移时，却本能地打了个激灵，照片中的人物居然是一个面容清秀的白发女人！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袖旗袍，披散着一头银色的白发，那冰一样的目光笔直地向我射了过来，彻骨的寒意霎时覆盖了我的全身，冻结了我的五脏六腑。她的表情冷若冰霜，嘴角微微上扬，不知是否在笑。

这个白发女人是谁？她又是如何出现在我的相机里的？我惴惴不安地思忖着。正在这时，我恍惚间看到她的嘴角慢慢地渗出了一抹殷红。

霎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难道，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张照片，而是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的真实影像？否则，她的嘴角边怎么会有鲜血流下来？我越想越觉得匪夷所思，深切的恐惧感亦在心底蔓延开来！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发疯一般地关掉了电脑，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记者部办公室。高跟鞋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了清脆的声响，走廊里的声控灯随之亮了起来，可是整个办公楼却静得令我窒息。

我快步走出办公楼，外面仍下着大雨，而我的身上却没有携带任何雨具。此时，路面已经被雨水淹没了，水洼里隐约浮现出一个清冷而孤单的倒影，我下意识地抱紧双臂，冲进了茫茫的雨中的。

报社的正门旁边有一个公交车候车亭，刚好可以避雨。可是当我跑到那里时，整个人已经淋成了落汤鸡。雨水顺着我的脸颊和发梢滴落下来，衬衫和牛仔裤也浸透了，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不禁使我瑟瑟发抖。

我接连拦了几辆出租车，但他们都熟视无睹。车子从我的身边飞快驶过，溅起了飞扬的水花。看来，我这副落汤鸡的模样是很难搭乘到车子了。

然而，就在我濒临绝望之时，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突然在我的身旁停了下来。车窗摇下来，车子里露出了一张男人的脸。

“霍启铭！”我低声惊呼道，“怎么是你？”

“别说了，快上车吧！”说着，他帮我打开了车门。

坐进车子里，我的身体依然在瑟瑟发抖，霍启铭连忙递给我一包纸巾，轻声说：“快点擦一擦，别感冒了！”

他的语调很温和，目光也很亲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举止却让我感到浑身都不自在。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心理医生，经济条件优越，对我也体贴入微。他已经追求我两年了，我却仍然无法接受他的感情。

并不是霍启铭不够优秀，而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底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因为在他的面前，我就像是一个透明人。他具备高超

的“读心术”，能够轻而易举地窥视我的内心世界，了解我的喜怒哀乐。我知道这是他的职业特点，而且他这样做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可是他的这种行事方式，却是我不能接受的。

其实，我拒绝与霍启铭在一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的心早就被另一个人占据，他的名字叫韩奇。

我和韩奇是在2006年4月相识的。说来很富有戏剧性，他曾经是我的忠实读者。我读大学时经常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我的每篇作品他几乎都阅读过，后来他几经周折在网络上找到了我的网号，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文章，并希望与我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

与他在网络上聊天时，我得知韩奇是一家《房地产周刊》的记者，他初次看到我的文章也是在这本周刊上。在网络上相识两个月后，他终于开口邀请我与他见面。

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网友，但是对于韩奇的邀请，我却找不到理由拒绝，因为随着我们相互了解的深入，我已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然而见面时，他却使我大吃一惊：他远比我想象中更加阳光、帅气。

我们从未向对方表白过什么，却彼此已经心照不宣。那时我正在读大四，我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

可是没想到短短一年后，我和韩奇的缘分就走到了尽头。

2007年5月10日，这个黑色的星期四令我终生难忘！那天韩奇在赶赴一家房地产公司进行采访的途中，看到一所幼儿园发生了火灾，他自愿加入到灭火的队伍中去，结果为了营救一名被困的小女孩，竟然葬身于火海。

韩奇的突然离去对我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我的世界仿佛在瞬间天崩地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后来经朋友的引荐，霍启铭成为了我的心理医生。在他的悉心照料和下，我才渐渐地从那片阴霾中解脱出来。可是没想到，在我接受治疗的这段时间，霍启铭居然对我产生了感情。

我正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原来不知不觉地，已经到了我家楼下。

霍启铭撑起一把雨伞，护送我回到了家。看到我进门后，他便很君子地向我辞别了。临走时，他还特地向我交代：“先洗个热水澡，再喝杯热水，以免着凉！”

可是他刚走，我便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连忙跑进洗手间，打开里面的热水器，然后从卧室里取来了毛巾和睡衣。待热水烧好后，我迫不及待地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我从浴室里走出时，已经是子夜12点了。可是去剧组探班的采访稿还没有整理，想到这些，我立刻一个头变两个大了。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掏出手提包里的采访记录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突然感到头痛欲裂，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合上了本子，决定把这个工作推到明天去做。

我伸了个疲惫的懒腰，起身回到了卧室。可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席梦思床上，我却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照片里的那个白发女人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面容很清秀，透着年轻的气息，不过冷眼看上去却白发苍苍，犹如百岁老妪！我突然想到了梁羽生笔下的“白发魔女”练霓裳，她由于被心爱的人所伤，心念俱灰，一夜之间头发尽白。回想起白发女人的神情是那般冰冷而绝望，或许，她的满头白发也是为情所伤！

我浮想联翩地猜测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她是如何出现在我的相机里的？整个晚上，相机一直都牢牢地套在我的手臂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所以这张照片不可能是别人拍下来的。可是如果是我自己拍摄的，我又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况且在探班的过程中，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白头发的女人！

我的大脑里装满了疑问与困惑，但是思来想去，答案就好似沉入海底一般，无从找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回到了《许愿灯》剧组取景拍摄的那座百年老宅，可是老宅的院子里却变得空荡荡、静悄悄的，没有导演也没有剧务，院子的角落里有张圆形的石桌，旁边是一个椭圆形的花池，里面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一个身着水蓝色半袖旗袍的女人正坐在石桌前，若有所思地盯着花池里的花，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她梳着古典的发髻，乌黑的长发用三支碧绿的玉簪绾起，额前几缕落下的发丝飘拂在雪白的颈项上。她有着细黑的弯眉与清澈的双眸，丰满的脸颊和削尖的下巴形成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此时，傍晚的余晖斜照在她的身上，宛如一幅精美绝伦的画卷。

这个女人是谁？我望着她的身形和侧脸，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油然而生，却又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正在这时，她的目光从花池中移开，缓缓地朝着我的方向看过来。她黑亮的眸子里闪着皎洁的光，却又笼罩着一层阴郁；纤细的嘴角微微上扬，浅露出一抹淡淡的忧伤。

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预感——她即将在我的面前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我惶恐不安地盯着她的脸时，整个身体仿佛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弹簧，骤然绷紧起来！

她稍稍迟疑了一下，而后站起身来向我走过来。她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仿佛快要窒息了一般。转眼间，她的脸已与我近在咫尺。一道冰冷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感到一股寒气在全身蔓延！

她的嘴唇微动了几下，发出轻盈而缥缈的声音：“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谁？”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好不容易才从齿缝间挤出了这几个字。

这时，她突然扬起嘴角，泛起一丝诡异的微笑，看样子似乎对我的问话感到不屑一顾。我凝神屏息地睁大了双眼，却看到她的身体在一点点地消融，逐渐变得虚幻起来……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碎了我的梦境，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天刚蒙蒙亮。谁这么早就打来电话？我满心疑惑地抓起了床边的手机。

“江清月，你起床了没有？”我刚按下接听键，话筒里就传来了我们记者部于主任的声音。

“还没呢！”我闷声回答道。

“你现在马上起来收拾一下，动身去烟古镇，我让孙师傅开车去接你！”于主任的命令显得十万火急。

“去烟古镇？”我满头雾水地问道。

“是的，《许愿灯》的女主角安琪儿昨晚被杀了，我派你去剧组采访。”

于主任接下来所交代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那句“女主角安琪儿昨晚被杀了”在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

安琪儿怎么会突然被杀？凶手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是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以她在剧组里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有助理贴身陪伴才对，凶手怎么会有可乘之机？

带着满腹的疑问，我乘坐报社的面包车赶到了烟古镇。剧组取景拍摄的这座百年老宅此刻已经成为全镇瞩目的焦点，老宅的大门外人头攒动，聚集了上百名围观的群众，他们伸长了脖子向里面张望着，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除此之外，我还望见有两辆白色的警车停在门口。

此时，老宅的两扇朱漆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将所有围观的群众都隔在门外，可是他们却仍执著地守在门口，等待着警方的调查结果。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好不容易才挤到了门前，用力叩响了门环。

“谁在敲门？”院子里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你好，我是《时尚周刊》的记者，可以让我进去吗？”我提高了嗓门。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接受媒体采访，你请回吧！”男子冷冷地回答道。

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现在被拒之门外，看来今天的采访任务是很难完成了！可是既然来了，也不能空手而归，也许从门外的这些居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安琪儿被杀的大致经过。

经过一番询问，我得知安琪儿是昨晚子夜12点钟被杀的。剧组发现她遇害的时候，她已经气绝身亡。她的上半身斜躺在床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令人感到惊诧的是，她的颈部留下了五根血红色的手指印。她的死因也由此变得扑朔迷离！

如果安琪儿是被人掐死的，按照常理，凶手应该用两只手来作案才对。倘若单凭一只手的气力便可使她窒息而亡，那么这个人一定得有超凡的臂力。反之，安琪儿若不是死于窒息，那她的颈部又怎么会留下五根手指印呢？

面对安琪儿的离奇死亡，驻足在门外的群众无一不为之惊叹，他们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个个翘首以待，期盼着法医能够尽快公布鉴定结果。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老宅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几名穿着深蓝色警服的刑警与一名身着白大衣的法医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走了出来，而我却在此刻心头一震，因为走在最前面的警察居然是——陈睦。

陈睦曾几度成为我笔下的一名英姿挺拔、果断机智的警察，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不仅是我的高中同学，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的出现，不禁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了解案情的机会。不过陈睦做事一向公私分明，虽然在避开人群后，他向我透露了一些线索，不过却一个字也不准我写进新闻稿里，因为此案事关重大，在未找到凶手之前，警方有义务为剧组保守秘密。

陈睦告诉我，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安琪儿因为颈部受压迫导致机械性窒息而亡，颈部所留下的五根手指印分外清晰，可以断定为明显的掐痕。但是警方并没有在她的颈部提取到凶手的指纹。

警方起初怀疑，凶手很可能是剧组内部的人，但是经过问讯调查，却发现剧组的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据。

经查，昨天晚上10点，安琪儿拍完了最后一场戏便离开了片场，当时剧组的其他演职人员都留在前院拍戏，只有安琪儿在她的助理杨洁的陪同下去后院的房间里休息。可是到了子夜11点45分，安琪儿突然觉得胃不舒服，而且恶心想吐，于是让杨洁出去给她买一包话梅，结果杨洁回来时，安琪儿已经遇害了。

听陈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的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个疑问：凶手会不会就是安琪儿的助理杨洁？昨晚离开片场后，就只有她一直和安琪儿在一起，谁能保证在她出去买话梅之前，没有对安琪儿施以毒手？

可是我的猜测却遭到了陈睦的否定，因为在杨洁离开剧组后，两名女演员在去后院解手，听到安琪儿的房间里传出了一声惨叫，与此同时，她房间里的灯也熄灭了。当她们胆战心惊地走进那个房间时，安琪儿正斜躺在床上，已然气绝身亡。

听到这儿，我又有了另一种猜想：这两名女演员说不定就是凶手，在作案后伪装成为目击证人，以混淆警方的视线，洗刷自己的嫌疑。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依我看，那两名女演员应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不，安琪儿绝不是她们杀的。”陈睦摇了摇头说。

“为什么这么肯定？”我不解地问道。

“根据杨洁的证词，她从外面赶回来时，那两名女演员正跌坐在安琪儿的床前，浑身哆嗦成一团，而且还有一只手电筒滚落在地上。如果是她们杀了安琪儿，为什么不趁着没人时逃走，还要留在作案现场等着别人怀疑？”

“那这么说，凶手真的不是剧组里的人了？”

“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凭你的经验判断，凶手应该是男性，还是女性？”

“根据赵法医的检验，安琪儿颈部所留下的指印长度和形状，很吻合女性手指的特征。不过凶手单凭一只手便可使其毙命，女人通常是不会有这么大的臂力的。这一点，的确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陈睦蹙起眉头说。

也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陈睦的话突然使我的脑海中闪过一道亮光，好似在无边的黑暗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如果凶手不是剧组里的人，而且又是一个女人，那么她会不会就是第七张剧照里的神秘女人？那个披散着满头白发的诡异身影仿佛正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本想将昨晚来剧组探班后所发生的事情告诉陈睦，也许那张“从天而降”的照片会对他破案有所帮助，可是经过一番思量，我把徘徊在嘴边的话又吞回了肚子里。

此时此刻，我依然对那张照片的真实性感到怀疑。也许，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影像，又或者是我的幻觉。于是我决定先回到报社去查看，如果那张照片依然存在，我再将它交给陈睦。

当我回到报社时，已经是晌午了。匆忙地吃过午饭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坐到办公桌前打开了电脑。已经过了一个晚上，不知道那第七张剧照还在不在，我暗自思忖着，握着鼠标的右手也开始莫名地颤抖起来。

我屏住呼吸进行了下一步操作，屏幕上出现了七个照片的缩略图。直到这一刻，我终于确信昨晚真的拍下了七张剧照。

难道，这张照片是我无意中拍摄的，所以才完全没有印象？

想到这儿，我原本紧张的心绪便舒缓了许多。我将鼠标对准第七个缩略图，然后双击下去。我本以为呈现在我眼前的画面会与昨晚所看到的完全相同，可事实却是，照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照片里的白发女人竟然不翼而飞！

我的心仿佛霎时停止了跳动，那个白发女人凭空出现，又莫名消失，难道她是隐藏在老宅里的女鬼，被我意外地摄进了相机里？

我惊恐地凝视着屏幕上的影像，整张照片中找不到半个人影，只有那座孤单的百年老宅，偌大的庭院里透着阴森而诡异的气息。院子的角落里，有张圆形的石桌，旁边立着三把石凳，不远处还有一个椭圆形的花池，里面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

这幅画面看起来很熟悉，但是却不是我昨晚在剧组探班时所见到的。突然间，我的肩头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石桌、石凳，还有花池，这一切为何与我昨夜在梦中所见到的景象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的是，这张照片上的三把石凳都是空着的，而我的梦境中却出现了一个身着水蓝色半袖旗袍的貌美女子。在睡梦中我便觉得她似曾相识，我凭着大脑里残存的记忆回想起她的模样，青丝、秀眉、脸颊丰满、下巴削尖……

想着想着，我浑身都战栗起来，因为我忽然发现：昨夜出现在梦境中的女人与第七张照片里的女人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可是，为什么在照片上看到她时，她披散着一头银色的白发，而在梦境中出现时，她却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呢？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女鬼，那么杀死安琪儿的凶手会不会就是她？能够用一只手使人窒息身亡，又让警方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如此诡异的命案，莫非真是鬼魂索命？

安琪儿在剧组内离奇被杀后，虽然《许愿灯》剧组始终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但安琪儿的死讯还是像流感一样迅速传播开，并在 S 市引起轩然大波。关于安琪儿的死因，社会各界众说纷纭，各大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也此起彼伏。

而我，身为《时尚周刊》文娱版的记者，每天不得不硬着头皮来撰写有关安琪儿的新闻稿。不过我总是尽可能地轻描淡写，把整个案件叙述成雾里观花的感觉。可是倒霉的是，由于挖掘不到案件的更多细节，我已经屡次遭到领导的批评。

其实，当晚的案发经过，我也许是媒体记者中了解最多的人，但是我答应过陈睦，一个字也不会写进新闻稿里，所以为了遵守诺言，我宁愿选择每天被批评。

关于第七张剧照的事，我也一直没有告诉陈睦，因为事情太蹊跷了，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所以我只好把它默认为灵异事件。不过这种说法陈睦是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我把猜测告诉他，不难想象，一定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今天是星期天，难得可以美美地睡上一个早觉。上午 9 点钟，我才依依不舍地从床上爬起。拉开窗帘后，一缕明媚的阳光不由分说地射进卧室，柔柔地照在我的脸上，有种暖洋洋的感觉。

今天是《许愿灯》剧组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日子，不过主任这次指派另一名记者商晓慧去参加，我此刻才得以如此轻松自在。

剧组在这个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女主角安琪儿被杀案已经发生一周了，我想臧轲导演一定是承受不了压力，所以才召开发布会公布剧组解散的消息。

商晓慧惊诧不已地告诉我，今天的发布会主要向媒体宣布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隆重推出了《许愿灯》这部戏的新任女主角——艾米；第二件事则是公布剧组从明天起面向全市招募群众演员的消息！

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安琪儿被杀案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剧组接下来将要重整旗鼓，进入紧张的拍摄阶段。不过，剧组招募群众演员的消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以群众演员的身份进入剧组，说不定可以找到第七张剧照上的白发女人，查清她到底是人还是鬼！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明天一早就前去应征。

早上7点钟，放在我床头的闹钟如约地响起。起床后我迅速洗漱完毕，然后便安静地坐在梳妆台前，轻轻地梳理着乌黑的长发，修饰着脸上的妆容。从梳妆镜中看来，我的一切动作都显得很机械。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精心地装扮一番了，由于工作繁忙，我通常都是素面朝天的。不过，今天我化妆不仅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漂亮一些，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改装换颜，让导演认不出来。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往报社打了个电话，称自己得了重感冒，请假休息一天，然后拎起手提包出了门。能不能顺利地进入剧组，就在此一搏了。

上午9点钟，我抵达了《许愿灯》剧组下榻的澜梦宾馆。拍戏之余，剧组的演职人员统一安置在这里。昨天听商晓慧说，剧组招募群众演员的地点也在宾馆内。

澜梦宾馆位于S市繁华的商业区，距大型百货商场和休闲广场咫尺之遥，是市中心规模最大的豪华型宾馆。宾馆内设施齐备、装修精良，更可以俯看整个商业区，为商界名流和影视明星入住S市时的首选。

澜梦宾馆整座大楼共有26层，迎宾员介绍说，20层以上的客房只有